

守護節，進軍「水之都」迪亞朵拉前夕。  
軍事會議上，黑鷲游擊軍眾人熱烈地商討策略。

「真沒想到，有朝一日必須和庫羅德兵刃相向。」

議題結束後，洛廉茲啜飲著杯中香氣馥郁的紅茶，輕輕嘆了口氣。

「喂，洛廉茲……」

「這是必要的一戰！」

卡斯帕爾話說到一半，被菲爾迪南特充滿自信的聲音打斷，忘記要講什麼，只好沉默。

「先前跟庫羅德交手，我發現他很擅長投機取巧。」

菲爾迪南特回顧對上庫羅德落敗的經驗，完全不敢輕忽大意。

「所以，我們跟王國軍戰得如火如荼時，他一定會偷溜到我們後院放火！」

「唔，的確如你所言，我也認為他會這麼做。」洛廉茲點頭。

「談判的可能呢？要是說服他……」

雷歐妮說著搖了搖頭。

「我的想法太天真了，對吧。」

「雷歐妮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不過，父親大人聯繫過其他盟友，反帝國派奉里剛家為尊，態度相當堅決，所以無法期待盟主突然改變立場。」

「是嗎……那沒辦法了，該打就打吧！」

雷歐妮聳了聳肩後，拉斐爾坐立難安地舉手。

「俺想問一下，庫羅德他們打輸之後，不會被處死吧？」

「當然，打這一仗的目的是讓同盟臣服於帝國，沒必要趕盡殺絕。」  
修伯特陰沉地笑著，補充了一句。

「誓死抵抗者，另當別論。」

「喔！那俺要全力打到他們投降！」

拉斐爾興奮地握緊雙拳，鼓起手臂結實肌肉。

隔壁滿臉睏倦的林哈爾特瞥他一眼，有氣無力地開口。

「雖然這麼想有點妄自尊大，但我真希望他們開戰前投降，就不用打得你死我活了。」

「希爾妲……」瑪莉安奴低聲唸誦好友的名字，雙手合十地祈禱。「主啊，請保佑她。」

莉絲緹亞沒有加入話題，靜靜喝著洛廉茲為大家沖泡的紅茶。

見眾人討論得差不多了，艾黛爾賈特主動結束會議。

「大家的力量不可或缺，不過，千萬不要為了取勝而拚上性命，請盡力活到最後。」

黑鷲游擊軍眾人互交換視線，忽然同時起身，齊齊朝著她和同席的貝雷絲彎腰鞠躬。

「——遵命，陛下！」

艾黛爾賈特無言地掃視會後紛紛散去的身影。

不曉得是誰提議向她敬禮，竟然連修伯特都參與了。

貝爾娜提塔？她太膽小了，不可能。

那麼，跟她走得很近，間接跟修伯特關係不錯的兩人，佩托拉跟……多洛緹雅？

艾黛爾賈特找到了主謀。

自從貝雷絲回來，每當艾黛爾賈特跟貝雷絲在一起，多洛緹雅都會用慈愛的目光守望她。

這次發起集體敬禮活動，只是想替艾黛爾賈特在貝雷絲面前樹立皇帝之威，助長一下她在貝雷絲心中的形象。

然而，貝雷絲看起來毫無反應，默默起身準備離開。

呼吸之間，令人安心的氣息隨著距離拉開逐漸減少……

艾黛爾賈特油然而生一股強烈不捨，不加思索地出了聲。

「老師！」

貝雷絲停下腳步，回頭看向艾黛爾賈特。

不要奪走、也不准奪走——

任何人都不可以碰她，老師是……我的老師！

會議室只剩下艾黛爾賈特跟貝雷絲兩人，並沒有人靠近貝雷絲，奇怪的意念卻反覆纏繞在思緒裡，讓艾黛爾賈特焦躁無比。

幸好她慣於掩飾，靜默片刻，臉上擺出優雅從容的微笑。

「——老師，妳接下來要做什么呢？」

「我想去大修道院外面走一走。」

貝雷絲邊回答邊打量她的神色，察覺到她心情不太好，語氣驀地放柔。

「妳下午沒事的話，要陪我一起嗎？」

「……好。」

艾黛爾賈特決定暫時忘記桌上堆積如山的文書。

兩人在大修道院外散步，度過了一段清閒的時光。準備踏上返程時，貝雷絲忽然發現一名藏匿在暗處的教會兵。銀劍悄悄出鞘，正要發動攻擊，那名教會兵忽然撒腿狂奔。

咻——

聽見破風聲，貝雷絲猛然回頭，出劍彈開襲向艾黛爾賈特的暗箭。

「王國跟教會，可真是……合作無間。」

艾黛爾賈特掃了一眼彈飛的短箭，迅速舉弓滿弦，一箭射穿教會兵後背。

再轉身連發兩箭，第一箭擊落敵人的短弓，第二箭穿透敵人的小腿。

王國弓手咬牙拔出箭矢，鮮血瞬間濺灑一地。

「『聖療』！」

一旁的王國修道士替同伴施放完治癒術，立刻朝疾步逼近的貝雷絲投去攻擊魔法。

「『火焰』！」

數道紅光在半空中交錯勾勒出魔法陣，喚出一團火球，張牙舞爪地撲向貝雷絲。

貝雷絲俐落地避開火球，加速衝到王國弓手面前，提劍一斬——

鏘！

身側橫來一劍，藏身樹洞的王國士兵顫抖著出了手。

勉強偏移落下的殺勢後，長劍滑出他汗濕的手心、掉落到泥地上。

「傻子！不是叫你躲好嗎！」王國弓手大罵。

「可、可是前輩們要被殺了……」

「那你也出來受死嗎？白癡！」

「拜託別殺他！他只是來實習的學生！」

貝雷絲面無表情望著邊單方面吵架邊舉手投降的王國士兵們，回頭看了看艾黛爾賈特。

艾黛爾賈特默默取出木哨吹響。

始終尾隨兩人的貓頭鷹立刻離開枝頭飛來，降落在她的手臂上。

不久，希爾凡與菲力克斯帶兵前來，確認了三名王國兵的身份。

「我說，菲力克斯，除了我們以前的同學，降兵裡還有一位你父親的部下吧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他明明是將領，卻被當作士兵派來偵察，你不覺得很怪嗎？」

「是很怪，那又如何？」

「居然說那又如何……」

「無聊。父親大人要派誰來都無所謂，除非——」

「除非他派來了厲害的劍士，對吧？」

菲力克斯哼笑一聲，轉頭望了一眼貝雷絲離去的方向。

「除非派來的人，有能力打敗我們的指揮官。」

「哈哈，目前沒人能達到這個目標吧。」

「是啊，所以我要變得更強……遲早有一天，我會成為那個人。」

另一方面，返回大修道院的路上，艾黛爾賈特對貝雷絲提出疑問。

「老師，妳決定到大修道院外散步，只是臨時起意嗎？」

「嗯，感覺附近會發生什麼事。」

貝雷絲說著一頓，轉頭看向艾黛爾賈特。

「抱歉，不該帶妳一起來的……」

貝雷絲語帶愧疚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頭。

「差點讓妳涉入了危險。」

「不，老師……對現在的我而言，任何地方都很危險。」

艾黛爾賈特搖了搖頭，對她微笑。

「妳不在的這五年，我遇過數不清的暗殺喔。最危險的一次，發生在我睡覺的時候。」

艾黛爾賈特回憶當時，那場寢室中的暗殺，是她距離死亡最近的一次。

由於天天憂心老師的行蹤，她完全無法熟睡，在刺客出手前被驚醒了。

「呵呵，真的好嚇人，幸好我想起妳教過的徒手搏擊技巧，在衛兵趕來前制伏了刺客。」

「……有受傷嗎？」

「受了點小傷，現在已經看不出來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稍稍拉開衣袖，向貝雷絲展示曾經受傷的手臂。

貝雷絲伸手輕撫光滑細膩的肌理，一股清晰的刺痛揪住胸口，讓她不自覺蹙起了眉。

艾黛爾賈特對貝雷絲的反應有些驚訝，她頭一次見到老師面露擔憂。

「老師，妳在的時候，我很少受傷喔。」

艾黛爾賈特面帶微笑地陳述事實，有種正在拋出誘餌的感覺。

「我覺得……留在妳身邊，才是最安全的。」

貝雷絲思索片刻，點了點頭。

「由我來保護妳。」

五年前的聖墓之戰，貝雷絲選擇保護艾黛爾賈特時，並未立下任何承諾。

此刻，她想向艾黛爾賈特傳達決心，伸出右手，緩緩撫上艾黛爾賈特泛起紅暈的臉頰。

「我保證，只要還有力氣握劍，我會盡全力保護妳，不讓任何人危害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怔了一會，心潮騷亂得讓她快聽不清環境聲音，眼前也漸漸蒙上水霧。

下一刻，一陣強風呼嘯而過。

「有……沙子。」

艾黛爾賈特立即以風沙為藉口，按著貝雷絲的手閉上眼睛，理所當然地笑著掉淚。

貝雷絲伸出左手替艾黛爾賈特抹去眼淚，結果又被她扣留了。

貝雷絲雙手輕捧她的臉頰，什麼都不能做，只能目不轉睛地注視她的臉。

艾黛爾賈特仍然閉著眼睛，臉上掛著楚楚可憐的淚痕。

真的是沙子嗎？

貝雷絲仔細觀察艾黛爾賈特，知道這位前任級長有多麼愛逞強。

如果不是，她的眼淚……

胸口再度一痛，貝雷絲緩緩湊近她的臉，憐惜地吻上了她的額頭。

艾黛爾賈特驚得鬆開貝雷絲的手，驀地睜眼一看——

貝雷絲靜靜凝視著她，唇邊帶有溫柔的笑意。

這時，身後傳來希爾凡等人的交談與腳步聲。

「咦？老師，妳們走得這麼慢啊！」

貝雷絲再度伸手摸了摸艾黛爾賈特的頭，若無其事地轉身應對來人。

艾黛爾賈特回想她剛剛的舉動跟笑容，臉頰再度熱了起來。

老師……

由於貝雷絲始終守在她身邊，艾黛爾賈特並沒有喊出聲。

她望著貝雷絲近在咫尺的身影，漸漸露出微笑。

——這天晚上開始，艾黛爾賈特終於又能安心熟睡了。



帝都安巴爾。

寒冷的冬日早晨，皇城練兵場傳出清脆的斧劍相擊聲。

場上是皇帝跟主帥的激烈交鋒，一紅一灰你來我往，反覆分合，令人目不暇給。打了一會，不分勝負，雙方互換武器，再度開戰。

「我知道老師精通所有武器，沒想到艾黛爾賈特居然也是耶？」

卡斯帕爾不敢置信地看著流暢使劍的艾黛爾賈特。

原以為她的劍術只是比普通人好一點而已，沒想到能跟老師打得不相上下。

「陛下的出招方式跟指揮官一樣，不過，威力和速度都還差得遠。」

擔任帝國軍劍術教官的菲力克斯雙手抱胸，神色冷峻地審視雙方。

「嘖……指揮官根本一直在放水，處處讓著陛下，這種對決有何看頭？」

「不不，一開始就不是對決吧——」

希爾凡抱著後腦勺，悠閒地觀戰。

「她們兩人可是伴侶喔？」

「伴侶又怎麼了？伴侶之間也可以認真對決。」

「哈哈！你這句話真的有夠菲力克斯的，菲力克斯。」

「不懂你在說什麼。」

「話說回來，你不去挑戰老師嗎？贏過老師的話，就不用繼續留在帝都了啊。」

菲力克斯之所以擔任劍術教官，正是因為在有賭注的對決下打輸了貝雷絲。

「……」

「啊，這陣沉默，這是『再次挑戰卻又輸了』的沉默！」

「閉嘴，希爾凡！」

「喔，好像結束了。」

場上的兩人停止對練，將武器放回架上，用手勢跟三人稍稍打過招呼後，離開練兵場。

「結果老師跟陛下是來做什麼的？卡斯帕爾。」希爾凡好奇地問。

「呃？不知道，心血來潮想打一場吧？」

「你的思考方式怎麼也這麼菲力克斯啊？」

「別擅自拿我名字當形容詞！」

當日稍晚，艾黛爾賈特坐在政務室書桌前，身上散發淡淡沐浴香氣。

用羽毛筆尖輕輕點著紙面，她想起剛才的對練，忽然輕笑一聲。

「？」貝雷絲正替她謄寫外交書信，聞聲疑惑地轉頭看她。

「老師，妳跟我對打時一直很緊張，不斷在讓我呢。」

「我怕妳受傷。」貝雷絲點頭承認。「妳也是，沒有拿出全力。」

「嗯，我的理由跟妳一樣喔。」

「那麼……為什麼突然想要跟我對練？」

「我想親自驗證看看，老師會不會跟我有一樣的想法。」

艾黛爾賈特邊說邊笑了起來，貝雷絲無奈地望著她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頭。

「我說過不讓任何人危害妳——包括我自己以內。」

經她這麼一提，艾黛爾賈特回想起當時她親了自己的額頭。

「老師，妳說要保護我的時候，有想過會跟我成為伴侶嗎？」

「想過……無數次。」

貝雷絲的右手往下滑到她頰邊，輕輕撫摩她微揚的唇角。

「一直擔心沒辦法活到最後，不過，我的心願實現了。」

「嗯，我的也實現了喔。」

艾黛爾賈特按住她的手，眷戀地用臉頰蹭了一會，忽然輕笑出聲。

「呵呵，因為我們的心願是同一個嘛——」

聽到她的笑聲，貝雷絲胸口一暖，左手指尖緩緩刷過她柔軟的唇瓣。能親口向她訴說滿腔愛意，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

「……我愛妳，艾爾。」

貝雷絲笑著捧住艾黛爾賈特的臉頰，在她唇上落下極盡溫柔的一吻。